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九目錄

議僧道不應拜俗狀

太元金籙金鎖流珠引序

乙巳占序

大恠書序

玉歷通政經序

李君球

君球齊州平陵人貞觀中擢游擊將軍累授興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轉靈州都督卒官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臣聞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

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亾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

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薛元超

元超贈太常卿收子九歲襲爵尚巢剌王女和靜縣主授太子舍人高宗朝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帝疾劇政出武后陽瘖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

臣某言臣蒙非分恩澤一朝拔擢至此跼影兢魂惟思報效伏惟天皇開直言之路不棄芻蕘臣之區區敢陳微款伏見近日奏揚州人高敦禮詐宣勅乘驛馬採藥其日奉進去不得至秋即決敦禮犯狀實當萬死但以罪非惡逆據法合至秋分臣聞聖人者德配二儀則天之爲政令既勾芒戒序時屬發生禮稱仲春之月無焚山林言順陽而養物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亦順陰而肅殺也古人有云姦僞者與造化俱生自然之氣也是知掩義隱賊出自帝鴻毀信廢忠生於少昊以今海內之廣何得全無姦僞天

皇踐極以來恒已寛仁被物故中外禔福區宇乂安以太
平之時闡和平之化若其政察非所謂上邁元老之風伏
請稽諸彝典暫迴聖慮臣識不及遠輒申愚見懼不瓦合
伏增戰慄

諫蕃官仗内射生疏

臣元超言臣聞春蒐夏苗前王之令典教兵訓卒有國之
宏規伏維天皇以欽明馭寓中外禔福暫因農隙駐蹕近
郊一物一事並從減省在公在私莫不幸賴時惟令月景
淑風和宸襟有豫百靈胥悅臣曲荷恩徽重得奉陪鑾駕

下情欣躍實倍恒品但以馳原赴草親行聖躬飛蒼走黃頗留神矚控權奇之馬逸影雲趨矯徬徨之箭雄飛星落上截飛鳥下斃狡兔唯恐朽株蟻垤不宜輕之千金之子猶有垂堂之誡萬乘之尊豈忘銜橛之慮又諸蕃首領參豫羽獵天皇以德綏懷遂以操弓持矢旣非族類深用爲虞臣雖庸劣嘗聞前古今冒死以爲言者非謂出之敢諫惟望經川谷不測之地入叢林可畏之途緣龍駟以揚鑣儼風輿而按節三韓雜種十角渠魁勿使咫尺天顏處於交戟之外庶思宗廟之重允副黎元之心凡在懷生幸甚

幸甚臣之性命惟天皇宥之臣之冠冕惟天皇賜之謹冒死以聞

諫皇太子牋

臣元超啟臣聞位隆載鼎居之者匪易業峻承祧守之者爲重何則天下之本屬在元良歷選前修藹尋往傳伏惟殿下畫堂凝祉幼彰岐嶷雕宮誕睿夙擅溫文大孝因心不由於外奬深仁植學惟稟於自然故能聿膺景福式光正緒皇基永固宸構克昌加以識贍機物天姿獨秀生知之量振古莫儔比者監守務殷親覽政事所關視聽決斷

如流凡在朝野僉論歸美況臣忝質階陛齒跡宮闈恭聞喜躍實百恒品區區所望惟願盛德日新勵茲三善無怠四術率土蒼生幸甚見去年之內數召學士等入討論經籍亹亹不倦此之令問播於遐邇在外聞者誰不欣然今夏已來接對遂簡講藝之道有謝曩時臣之事君在於無隱敢緣茲義輒獻愚忠但臣知識庸淺未足以發明雅訓求之史傳請揚搉而言焉昔漢苑招賢高軒洞敞曹園愛客飛蓋連陰此乃副君之待士也亦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諮詢降禮桓榮用承於誨命此則副君之尊師也魏太祖

征并州留太子在鄴頗出畋獵崔季珪進而諫曰盤于遊田書之所誠魯侯觀魚春秋譏之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深惟儲副以身爲寶今忽馳騖陵險誠有識者所以惻心惟太子燔翳捐畢以塞衆望太子報曰昨奉嘉命廣開正路翳已壞矣畢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晉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溫嶠中舍人阮放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不垂堂以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殿下縱一日之娛忽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况在聖明太子答云省所陳明卿等動靜數示此則副君之納諫

不以爲嫌者也非獨一時之美事固亦千載之芳猷且思

患預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陳之禮經列聖典謨可爲龜

鏡殿下昔在藩邸時以打毬爲戲當此之日已經墜馬近

取諸身足爲深鑑又陛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駕發

後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殿下之意既承恩旨始復出遊

適以上副聖懷非徇盤遊之樂固以苑囿之地草樹極深

絕磴危嶠往往而有控纖離之馬影踰流電擁太阿之劍

氣駭奔星截輕禽逐狡兔倘有衝動之變雖悔何追如戸

奴等色非是一種或反逆之裔或破亾之餘夷狄遺醜兼

在其數密計兇謀理難懸測忽有潛心翳薈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每一思至此魂爽飛越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於危辱也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子問之子春曰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體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儻馬逢驚佚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伏謂打毬馳射深是危機天后所賜誠書殷勤至切綱羅今古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於披懷虛己書云山林隱逸草澤高人總萃春坊冀朝夕設對採其

匡贊廣納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瑩襟靈於藝圃散耳目於書林披帙橫經克勤無怠此之至戒亦何不思殿下敦崇儒術闡揚文藝爰置學士獎拔人物膺斯舉者若登龍津莫不延頸企踵恩承顧盼皆願隳肝膽露款誠布衣之交一言相託尚有懷知已之遇銜國士之恩殿下數存接引與其切磋道義竭忠進善必日有異聞則玉裕彌光金聲自遠頃日時景炎爀不敢望以引召今高秋戒序景物漸涼伏乞聽政餘閒留情墳典所讀班史請畢殘功前者别勑賜物本錄殿下書進時請臨池染翰使筆力轉遒

仍請逐月一兩度總喚學士因爲設食文學張君相素明莊老命之談說能暢元風殿下假以溫顏人各申其藝業鉤深理窟者思憤懷蛟摭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亦一時之奇觀可以澡慮怡神預在宮僚人知自效便僻取容者疎之正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之務而省遊娛絕無益之慾而敦節儉以儒墨爲城池翺翔其際以禮義爲干櫓棲息其間一則遵天后誡書不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所發揮豈不美歟豈不盛歟殿下居養德之辰天下屬望聰明睿智何所不察若稍加引納實廣德音臣曲荷財成

灩蒙委任雲雨之施預霑於品物邛山之恩久越於涯涘懼速官謗罔寘心靈不揆謏聞輕陳短見庶同纖壒敢類涓埃所冀增山之高裨海之潤臣元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孝敬皇帝哀冊文

維上元二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詔追號謚爲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轉遷葬於恭陵有司奏哀冊文曰赫矣皇統昭哉帝謨光膺寶歷大啟瑤圖昌原緬鏡隤阯不渝欽惟妙質誕靈居

震若木資芳咸池毓潤韶襟日湛英姿岳峻裕玉摛華鋪
金協韻肇外作翰爰歸養德衢室成規軒庭稟則聖敬斯
踐溫文匪忒傍照四方下貞四國虔誠問寢鳴謙齒胄洞
掩儒城横披禮囿璧流揚彩環林搴秀飛遁來儀鴻生入
授凖性謂道攸縱自天明踰視牘文冠題鞭裁山聳仞締
席開延絕簡時繹精義咸甄豪飛紫露言控驪泉務殷監
撫寄深社稷鮑俎不陳龍雋在側聰達有裕字闕一婉秉極
瑜佩增輝金華動色乾慈衍渥迺眷儲皇惟天下之重器
將釋負於嚴廓竭因心之孝辭受終之禮躋厚載以兢䰟

跼層穹而孽滌沖旨逾懇神鑒不留少微告闕大漸無瘳
方劭尊師之業奄從賓帝之遊嗚呼哀哉大象潛運灰飛
緹幕輕霜霣兮文梓寒高飈起兮仙桂落末戢歸闕一字之
驚空對棲關之鶴嗚呼哀哉玉露獻兆蜃隧合陰拖儀旌
之委鬱翊羽騎之森沈轢湯渠而迴鶩指亳轍以遙臨楚
挽驚而疑斷悲笳咽而復尋蕭索動風雲之氣蒼茫感天
地之心嗚呼哀哉流日黯以西傾奔川淼而東度地擬橋
山之曲闕一字如闕一字陌之路攀宇宙而無追仰音顏以纏
慕嗚呼哀哉瀛區有變天柱終飛懷蒼梧而日遠望白雲

而不歸沈沈隴樹漠漠泉關竭(闕字)一音而載筆謌千祀而騰徽嗚呼哀哉

薛仁貴

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軍累擢右領軍中郎將顯慶中以功封河東縣男乾封初進平陽郡公開耀中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

請釋泥熟家口疏

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仗

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卽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

裴孝源

孝源官中書舍人

貞觀公私畫史序

虙犧氏受龍圖之後史爲掌圖之官有體物之作蓋以照遠顯幽俾列羣象自元黃萌始方圖辨正有形可明之事前賢成建之跡遂遊而寫之至虞夏殷周及秦漢之代皆

有史掌雖遭罹播散而終有所歸及吳魏晉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興其於忠臣孝子賢愚美惡莫不圖之屋壁以訓將來或想功烈於千年聆英威於百代乃心存懿迹默匠儀形其餘風化幽微感而遂至飛淤騰竄驗之目前皆可圖畫且夫藝有精深學有疎密前賢品錄益多其流大唐漢王元昌天植其材心專物表含運覃思六法俱全隨物成形萬類無失每燕時暇日多與其流商確精奧以余耿尚存賜討論遂命魏晉以來前賢遺跡所存及品格高下列爲先後起於高貴鄉公終於大唐貞觀十

三年祕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共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
十七所目爲貞觀公私畫錄又集新錄官庫畫總二百九
十八卷三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十三卷是左僕射蕭瑀進
二十卷楊素家得三卷許善心進十卷高平縣行書佐張
氏所獻四卷褚安福進近十八卷先在祕府亦無所得人
名並有天和年月其閒有二十三卷恐非晉宋人眞跡多
當時工人所作後人彊題名氏時貞觀十三年八月望日

序

韓瑗

瑗字伯玉雍州三原人貞觀中累官兵部侍郎襲爵潁川公永徽中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拜侍中兼太子賓客爲許敬宗李義府所譖左授振州刺史顯慶四年卒年五十四神龍元年武后遺制復其官爵

理褚遂良疏

古之聖主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義發揚大化禆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揚休聲於不朽者也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階陛多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嘗覩勤勞之效加以竭

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朝豈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懷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惻蓋欲推陛下之德先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册而乃深

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

韋悰

悰貞觀中官御史遷右丞

彈奏秦英文

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元風旣播無爲之教實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閑

祝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婬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微在慮斯原不殄至教或虧請置嚴科以懲婬侈

李淳風

淳風岐州雍人明步天歷算貞觀初授將仕郎直太史局累遷太史令高宗朝封昌樂縣男改祕閣郎中咸亨初官名復舊仍爲太史令卒年六十九

上靈臺候儀奏

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亾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踈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眞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

議僧道不應拜俗狀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爲上（彈曰沙門承恩入道非曰要君）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彈曰親放出家詎爲非孝耶）是以悖德悖禮爲大亂之本源（彈曰僧等動依經教非悖德禮也）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彈曰僧等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敬也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忠也）至於老教虛靜資柔弱之曲全釋典冲和常不輕爲普敬（事如左威衛議中彈）未聞傲慢君親矜夸衆庶（彈曰沙門身具佛戒形具佛儀人天自仰寧是矜傲）可以敦風厲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士女冠僧尼恭拜君親於佛道無虧（彈曰經云拜君揖君拜親揖親行敬違教孰曰無虧）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廢澆訛（彈曰以順

法爲詐弊用違教爲廢革可　使其永識隨順之方更知天
謂首燕適越背道逾多也
性之重謹議

太元金籙金鎖流珠引序

太上三五太元金籙者即元始天尊傳太上大道君也號
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道君傳紫清太素高虛洞曜
三元上道君君傳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君傳紫明太微九
道高元玉晨道君又傳太上老君太微天帝君之下玉晨
道君傳紫元太微八素三元元晨元君君傳紫微元靈龜
臺九靈太眞元君君傳太靈上霄飛晨中央黃老君君傳

太元東霞搏桑丹林大帝上道君君住搏桑傳二十眞人
中土絕傳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傳上清太平金闕帝晨後
聖元元玉皇上道君前聖太上道君稱萬道之主號曰虛
皇後聖太上老君稱萬道之君號曰玉皇自有金闕帝君
官臣具足亦如世人君人臣之任各有主掌天宮九野皆
周也君姓李名聃字伯陽改金籙名之曰太元三五金鎖
流珠經籙正論履斗步綱之要籙有八十六篇四十三卷
上詣太上老君號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請此四十
三卷下傳世人係代爲眞君眞君願度十天世界爲上天

神仙都玉京稱玉皇上帝也以自撰略爲一十五卷正經
及掌訣圖書論步綱躡紀之事總號之金鎖大名次流珠
次飛步天綱次卽禹步地紀傳二十卷與尹君君號後聖
大法師左上卿卿傳方諸大眞人皆佐後聖聖又傳後聖
太師太微左眞保皇道君後聖又傳九微太眞玉闕上相
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玉明青華小童道君後聖君又傳後
聖上保司南極大丹元君紫元夫人夫人有二人一紫微
夫人姓李後聖君第三女會事清河王君小子也子爲周
穆王上宰相年百年而已性不於道著功夫人勸行履斗

之法不行也君又傳白山太素眞君後聖君又傳後聖上宰西極總眞王君總眞傳南極南嶽眞人左仙公太虛上眞赤君又傳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王桐栢眞人王君佐後聖君後聖君再授元洲二十九眞人各主諸方界關奏合有仙功著仙闕於太平金闕後聖君便令教試依功給道可仙給仙可眞與眞其中除仙眞外亦有三等上等著功者第一等者修身愼行謹言無妄修煉眞心好樂經典讀誦立功香火連宵與人治患更遇六甲神符服而年深且得不死人中之仙矣再修得遇仙師授此圖經方以履

步綱斗亦得爲眞人神仙第二等者好煉金石以爲眞至之藥效人疾病堅身理藏服餌於山間林藪亦遠萬壽百年不死死後亦不爲下鬼便得託生受其本福第三等志心好道隨從明師不遠萬里捨心供力不憚勞苦年月深遠師自與言功記德卽教此經傳授之後志心修行卻獲功德於師先得關奏後聖當與給道補爲眞人者多矣此三等說後聖告正一眞人及總眞王君金闕聖君又授紫微左夫人又下教授二十四眞人昇天爲二十四玉京左右金闕上眞宮御史臣又使王君總眞下校授茆盈李仲

甫等爲司命君令教合道之志者當以教之盈以訓二弟及二許楊左六人盡以授修行此經也後以諸方仙眞得者皆因此經或以天尊上眞前聖虛皇上帝大道君授付或以前聖太上大宰道君所傳後聖元元玉皇帝大道君或分身再傳或以後聖大宰天師總眞係代相授賜拔宅妻子俱昇如此得仙眞之衆或隱去或見白日上昇者人數蓋多不可一一而書記也今以略舉相繼以爲引首之目敍其前聖後聖金口所傳金籙玉圖流珠示引次用前後合行用依科排比篇名一一圖分折其秘要內訣引入

其大道之門修行得者繼代付授後學高賢心命合仙之士即不得妄傳非人此引黑書者老君所授赤書者後聖君再言天師受告及王君傳錄具一一注於書後篇目一一隨卷題配之

乙巳占序

夫神功造化大易無以測其源元運自然陰陽不可推其末故乾元資始通變之理不窮坤元資生利用之途無盡無源無末衆妙之門大矣無窮無盡聖人之道備矣昔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李淳風

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可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幽潛之狀不藏鬼神之情可見允符至理盡性窮源斷天下之疑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可久可大逾遠逾深明本其宗致在於茲矣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生變化聖人效之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於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知天地符覩日月耀明聖人備法致用遠矣昔在唐堯則歷象日月敬授人時爰及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暨乎三王五霸克念在

茲先後從順則鼎祚永隆悖逆庸違乃社稷顛覆是非利害豈不然矣斯是實天地之宏綱帝王之壯事也至於天道神教福善禍淫譴告多方鑒戒非一故列三光以垂照布六氣以效祥候鳥獸以通靈因謠歌而表異同聲相應鳴鶴聞於九皋同氣相求飛龍吟乎千里兼復日虧麟鬬月減珠消暈逐灰移彗因魚出門之所召隨類畢臻應之所授待感斯發無情尚爾況在人乎余幼纂斯文頗經研習古書遺記近數十家而遭大業昏凶多致殘缺泛覩歸止請略言焉夫神妙無方義該萬品陰陽不測事同百慮

故景星夜煥慶雲朝集二明合於北陸五緯聚於東井此乃表帝星之聖德順天下之嘉瑞也孛氣見於夏終彗星著於秦末或狗象而東墜或蛇行而西流此則呈執政之酷暴逆生民之禍應也殷帝剪髮沃澤千里宋公請殃熒惑退舍此則修善之慶至德可以禳災也劉裕作逆以長星爲已瑞毋邱起亂以蚩尤爲我祥此則覆災之咎逆招天殃者也唐堯欽明懷山襄陵殷湯聖政焦金流石此猶日在北陸而沍寒日行南陸而炎暑月麗箕而多風月從畢而多雨此運數之大期非關於治亂者也荊軻謀秦白

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魯陽麾指而曜靈迴駕荀子道高而德星爰聚此則精誠所感而上靈懸著也黃星出漢表當塗揖讓之符紫氣見秦呈典午南遷之應妖象著而硤鍾齊晉蛇乘龍而禍連周楚熒惑守心始皇以終流光墜地公孫遂隙此則先形以設兆也使流入蜀李郃辨其象客氣逼座嚴陵當其占茈碭之異氣常存舂陵之火光不絕或祲星楚幕氣兆晉軍此則當時旌象也周衰夜明常星不見漢失其德日暈晝昏女主攝政遂使紀綱分析權臣擅威乃令至柔震動景藏飛鸞地裂鳴雉此則後

事而星驗也是乃或前事以告寧或後政而示罰莫不若影隨形如聲召響凶謫時至譴過無差休應若臻福善非謬居遠察邇天高聽卑聖人之言信其然矣是故聖人寶之君子勤之將有與也咨焉而已從事受命莫之違然垂景之象所由非一占人管見異矩別規至如開基闡業以濟民俗因河洛而表法擇賢達以授官則軒轅唐虞重黎羲和其上也疇人習業世傳常數不足其所守妙賾可稱巫咸石氏公唐昧梓慎裨竈其隆也博物達理通於爽訓綜覈根源明其大體箕子子產其高也抽祕思述軌模探

幽冥改絃調張平子王與元其枝也沈思通幽曲窮情狀
緣枝反幹尋源達流譙周管輅吳範崔浩其最也託神設
教因變通奬亾身達節書理輔諫谷永劉向京房郎顗之
其盛也短書小記偏執一途多說遊言獲其半體王朔東
方朔焦貢唐都陳卓劉表郗萌其次也委巷長情人間小
惠意唯財縠志在米鹽韓楊錢樂其末也參同異會殊途
觸類而長拾遺補闕蔡邕祖暅孫僧化庾季才其博也竊
人之才掩蔽勝已諂諛先意讒害忠良袁充其酷也妙賾
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傷殘郭璞其命也自古及

今異人代有精窮數象咸司厥職或取驗一時或傳書千載或竭誠奉國或嘉遯相時隱顯之迹既殊詳略之差不等余不揆末學集其所記以類聚編而次之採摭英華刪除繁僞小大之間折衷而已始自天象終於風氣凡爲十卷賜名乙巳每於篇首各陳體例書不盡意豈及多陳文外幽情寄於輪廓後之同好幸悉予心

大恠書序

夫天災時多示有國之大端鵩弔用言爲士民之妖怪一則作興衰之先兆一則垂警戒之別途陰陽有蹇驗之時

人倫犯淫邪之竈今古常事不必無之竊慮元蟲難究厥謝無方遂乃採風俗之見聞證先賢之事實幷諸符錄目曰怪書恐寖淩於萬古故招摭爲一家宣尼有不語之文民難登其壽域譙子造五行之諜事多中於國家覽之者無貽亂神之譏謹序

玉歷通政經序

夫天地昭然略無差忒思測不至占乃無驗苟能窮神知化視象玩占何所不驗歟立占之法本非禳休徵以塞咎故世治國安指象爲災爲君所戒以保邦於未危世變國

亂推象探意詧數究機以處身於無禍乃安中閒危凶中閒吉之謂也通政經敷陳占條列例衆論非無指歸蓋以天象垂變察乎時政與上象意相符者爲陳則占無不驗也又豈特拘指豈云虛言爲一時之應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所司之分陳其休咎以五緯二曜變犯入守五相加臨以取專應故不書往者之占亦同爲比類矣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目錄

呂才

呂才

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召直宏文館累遷太常博士擢太常丞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

進大義婚書表

朝請大夫權知司天少監事兼提點歷書上柱國開國伯食邑九百戸賜紫金魚袋臣呂才奉勅修臣聞婚者是興萬世之始也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寧不重哉夫天地判然後有男女男女生然後有夫

婦夫婦合然後有父子父子親然後有德義德義立然後有禮法禮法作然後萬物安故先王所以得天下者貴乎生育之本重乎萬世之嗣言夫婦之道乃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源蓋取於異姓者所以附遠厚別幣必誠辭無不腆矣偶配生成必致昌益之道故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夫婦不順有失萬世之嗣焉昔三代明王必敬其妻子妻也者乃立親之主生養之宗繼先聖之後爲大禮之本歟固不可不敬也臣謹所言或有可采擇善而從以平不拔之基永建久興之業功掩前朝道隆往代豈不爲立

萬世至治之美也臣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時大唐

貞觀歲次柔兆執徐仲秋望日上表

進白雪歌奏

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

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

議僧道不應拜俗狀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居一焉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菩薩位當四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比邱得須陀洹果經八萬刼始見於地前今令道士女冠拜敬域中之大僧之及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本教正

合其宜彈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敬俗者良以出處不同故也縱使三賢菩薩爲四天下主而猶現有妻子相不捨家位厚信曰如然致敬則無誠說故涅槃經云諸出家人從諸白衣諮受未聞不應禮拜據此則殊非本教何謂正合其宜耶皇后皇太子尊同於君理合敬拜彈曰仁王經云出家人法不拜國王國王尚不許拜自下斷焉可知矣一又案道經云道士一人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道貴於追顯前葉今時未得道者見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妙樂國土本爲法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國土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然經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拜父

母何成孝義今令僧尼道士女冠拜敬父母亦是不違本教

彈曰如經所云生西方者該通道俗言孝養父母者此明處俗往生因也言具足戒行者此明出家往生因也此則道路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釋侶且孝養異儀寧唯跪禮揚名後世亦其至也故五分律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縱使一劫猶不能報須臾之恩若教父母識三寶四諦受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即爲以報父母之恩何以故荷擔等事是人中善不能令彼生天證聖若教父母識諦實因果受齋持戒由此因緣即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不應禮敬一切白衣父母雖曰居尊終同白衣之例佛教不令禮拜若拜拜乃陷於親雖生有致敬之容死招無量重罪不孝之極寧越是乎

一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曰稽首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等拜皆言稽首此爲拜君之敬通於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

拜正當稽首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衆以寂故稽首然今若令尼作婦女跪拜但爲衣服不稱恐爽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尼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古今之儀順於輿人之頌彈曰夫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乘亦驥之類今尼等辭榮是一入道不殊何獨虛爽之常情即欲令其稽首若也不求改變稽首未是循常情既也不循豈順輿人之頌謹議

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序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爻畫之紀理則未宏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

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宏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眞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羣生而自在自覺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啟乃雷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覩其應跡若有去來察此眞常本無生住但以宏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無遠不臻是以萌蔕疇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歎於茲日伏惟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萬方耀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

地東漸於海奄有歡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頃遂使百億須彌旣咸頒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皇風故令五印度國改荒服於稾街十八韋陀譯梵文於祕府乃有三藏元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該覽宏贍德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爲日已久或恐邪正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眞交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爲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無塵遂得拂衣元漠振錫葱嶺不由味於蒟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遙

途近易於是窮源河於西域涉河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
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
部並傳以藩驛聿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
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
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
詞約而理宏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
之者數載不足測其源以其眾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
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
兼該精習羣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遂得函丈

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旣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
以各錄所聞爲之義疏詮表旣定方擬流通無緣之徒多
未聞見復有栖元法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
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旣筮仕於上京猶曲睠於窮巷自
蒙修攝三十餘年怭怛之誠二難具盡然法師節操精潔
戒行冰霜學旣昭達於一乘身乃闕字一局於十誦才旣覩
其清苦時以開遮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
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才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
於百氏推陰陽之慭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生平未見太

元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
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元妙量謂未與彼同雖
復强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
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
遺仍附書云此論極難深究元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
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
夏才實未之前聞恥於被試不知爲復强加披閱於是依
極成而探義深憑比量而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
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

復序致衆富文理會通旣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

既同棄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衅發蕭牆故容外侮闚

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不爲

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爲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

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爲上中下卷號曰

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卽是論之本文朱書者以存師等舊

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

十餘條自鄶巳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者乃

畫爲義圖共相比較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之近

注論既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況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叉說生滅法邱井野獸歎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宏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

東皐子後序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
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隨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
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隂
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弟廉潔舉射高第除
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
與閉戸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
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
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
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

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隨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學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

若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
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耻柱
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
君歎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
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
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
王君可爲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哈之因
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
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

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盤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淸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錄之諷咏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

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註莊子並别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敘宅經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宫室葢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

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宫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説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黄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宫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

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敘祿命

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誚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命祿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

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爐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句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

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
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
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朱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
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
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
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
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
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
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

亦當祿空亡下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尚隔四辰
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
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
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
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
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
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於初喪
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
受禪異於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

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敘葬書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

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變遷豈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

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怠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

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日出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日出而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令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

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而無後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

旣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
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
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
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
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
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旣
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
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
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

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王宏直

宏直雍州咸陽人爲漢王元昌友徙荊王友龍朔中卒

諫漢王元昌畋獵書

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尅之效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

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眾庶之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實用寒心

蔣儼

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左屯衛兵曹參軍太宗朝再遷殿中少監蒲州刺史永徽二年爲右衛大將軍文明中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垂拱三年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責田游巖書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遐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四海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飡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予

李乾祐

乾祐雍州長安人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歷治書侍御史永徽初擢御史大夫出爲邢魏滄三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坐漏禁中語免官

外屬不得通婚奏

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爲婦卽宣道堂姨元義先雖執迷許其婚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旣稱從母何得爲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之上禮實同重况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

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
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
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
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意恐寖以成俗然本屬無服而尊
卑不可爲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